



家族与 **BIC** 的收购要约

我走进家门，看见我妻子在微笑。

然后我看见我的内兄和他的妻子，两个人都在微笑。

最后，我看见我的儿子们，他们带着各自的妻子从Venezia赶来，也全都在微笑。

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女儿。

她是唯一没有微笑的人。

他们请我在客厅的扶手椅上坐下，几乎像是我在自己家里做客，还给我端来一杯咖啡。

每个人都在微笑。

有那么一刻，我以为我们中了彩票。

可我从不赌博。

我生来就已经是幸运的。

大约过了十分钟，没有人说话。

我要求去一下卫生间，但被拒绝了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

对讲机响了。

Giorgia接了，然后转向她母亲。

“是她。她已经到了。”

楼的大门一开——我们住在一楼——我的嗅觉就捕捉到了一股熟悉的香水味。

我认得它。

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
她走进屋，用一声简单的ciao跟我妻子打了招呼。

光这一点就告诉我，这不是她们第一次见面，而几秒钟后我就得到了证实。

“你好，Nando。收到我的信了吗？酒店的账付了吗？记住：这事还没完。”

那个房间里的人，比我在某些葬礼上见过的还多，可我还活着。

虽然也许只能再活一小会儿。

我妻子让我保持冷静，放松，听着。

“你不知道Chanel到底是谁。

你以为她是个中间人，一位法国同事，那个在巴黎陪着你和六位股东的女人，那个替你建立联系、跟踪你一举一动、亲昵地撩拨你却从没得到回应的人。

可你不知道她到底是谁。”

他妈的，我心想。

他们围着我写了一个什么样的剧本？

“她是那位大股东的女儿，就是你和她母亲谈了好几个小时的那个女人。

她自始至终都待在幕后。

她看着。

她听着。

她是预备队。

现在她们打出了最后一张牌。

第七张。

我们什么都知道。

她们给你开出的那个难以置信的价钱。

你的拒绝。

还有一件事，我们大家想一起告诉你。”

我们为你骄傲

我妻子接着说：

“我跟Chanel解释过，即使结婚三十三年了，我也从来没能让你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。

你固执、难相处，有时简直不可理喻。

但你也是一个有骨气、有原则的男人。

钱从来不是你的问题。

一切都是为了保存一段记忆而开始的，不是为了做一门生意。

否则，他早就把这个项目卖给街角的报贩了。

为了我丈夫，他出的价比Amazon还高，虽然我不确定他是不是Bezos的亲戚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聚会结束，Chanel朝门口走去时，又一次转过身来。

“告诉我，Nando。

你在巴黎为什么要甩掉保安队，而且从不让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？尤其是你的名字在法国任何一家酒店都没有登记？”

我笑了。

“只有一个原因。

我得保护自己，免受七个女人的伤害。

因为她们是我的弱点。”

Ferdinando